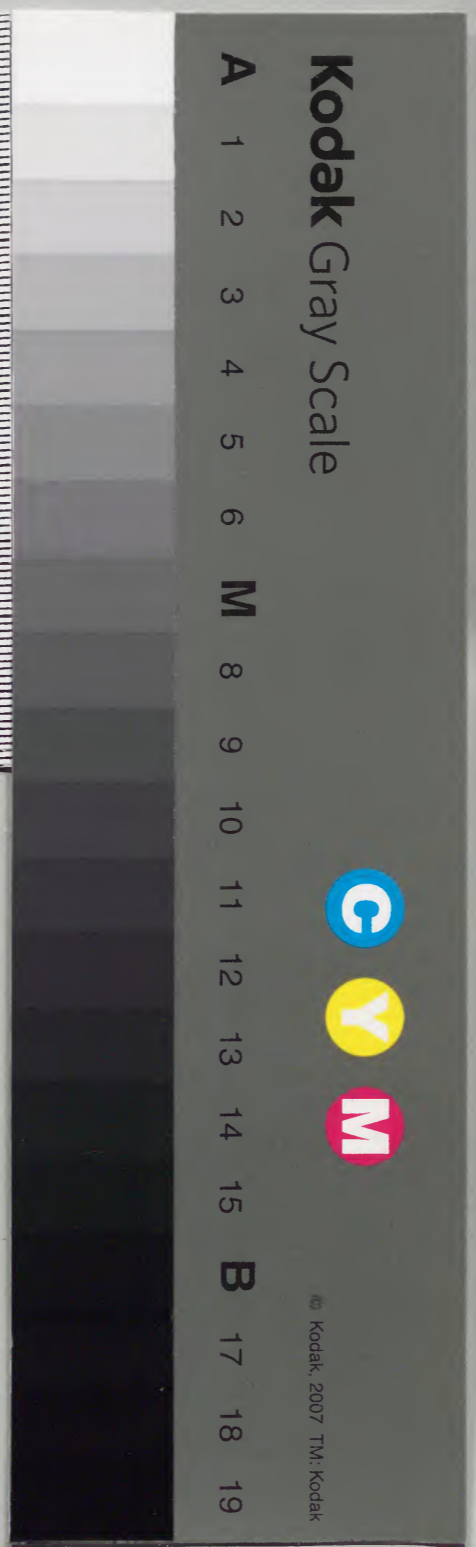


管子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九五六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〇	五	
函	六	書
一	六	
架	冊	號
九五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6
冊數	13	(5)
函號	300	7



日本

淺草文庫

管子卷第七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匡事匡君

內言一

張榜評三匡及伯形皆後人追敘者然其文高古奇絕幾平反敬仰之逸駕然者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

管子

卷七

一

趙用賢評大  
匡等二篇是  
當時紀敘之  
文

程敏政評讓  
事廣間便非  
忠

管子 卷之九

而賤故難  
為之傳也  
意棄我故  
我不出  
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必

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此可以免子之身續按言子固辭傳稱疾不出

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傳矣

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持社稷宗廟者不讓

事不廣間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將有國者未可知

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名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

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續按此言三人于齊猶鼎足俱

楊慎評無小  
知惕而有大  
慮伯之上也  
淫後好動不  
足害伯有小  
知害伯必矣  
小知大慮之  
仇也日抽而  
不知懼也彼  
自不容更吾

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去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事紂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管仲曰

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紂之母以及紂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

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紂言

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續

按二公子指紂小白也已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

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垂近於俗人故非

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殮嘍嘍不足為飽有大

有小其唯聖人乎聖人能有之而不用之也左畫方

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况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

夷吾及孰得而容之哉故小白者夷吾之水也魚之識水久矣梅士享許忽以受君命奉所立為君臣仲以社稷宗廟祭祀為君臣議論各根天性予以此時受命為禘非受命寄託仲說較長連其後奉亂奔魯君臣既定義無所逃召

得役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大。故曰大不踰。小出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亂既下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今而奪焉。我當致。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名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續按。兄。古况字。後倣此。言犯命廢亂。雖得天下。尚不生。况定齊社稷。一國之政乎。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將

忽之死九賢生也。予故曰仲何不藏身以有待而幾俸于二公子之間。

沈氏新評無二心正盡力以親信。梅士享許仲教鮑叔以無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亂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春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與鮑叔辭。傳不相當。紀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為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

三

二心而已二  
心于亂義孔  
之不終仲雖  
制之而所事  
既定不可更  
也仲命有所  
制也

梅古享評魯  
桓公夫人一  
段亦齊襄公  
淫縱取上處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  
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紉無知。無知怒。公令違  
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  
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  
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申  
桓公  
俞諫曰不可。申俞魯  
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  
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葉水心評賢  
智似吝成其  
美

紉樞評禍理  
語更奇峭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  
車。豎曼曰。豎曼齊  
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  
也。賢  
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  
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  
又長。故免於危也。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  
輔君。而從  
之於昏。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  
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禮命。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  
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  
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  
理屬焉。禍敗之理。  
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不  
則遂成其禍。不  
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  
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

魯子

卷二

四

張據評敘得  
簡古

笑養絕評事  
其性駭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屣屣反誅屣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孔穎達評文  
更委曲如畫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簡捷而該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

張嘯評鮑叔知仲心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

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紂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

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紂也。

曾評鮑叔料施伯亦是

言管仲親紂，多於小白也。紂之不死，而况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

劉勰評此計  
極詭

朱養和評施  
伯亦不能料

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今既定。

郭正域評生  
臣死臣是定  
案

梅士亨評成  
行成名等議  
召忽見死則  
行立而名不  
虛生則行殺  
而名虛立也

楊慎評上者  
匡之志下者  
匡之術  
朱長春評以

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不兩立。既成生又成死。名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成九合之功。

管子

卷七

七



或曰起例信  
疑兩存而文  
奇正陸離得  
此更神大傳  
所謂相雜太  
史公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  
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  
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  
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  
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  
其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  
不與召忽圖我。小白  
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  
忽雖不得行，其知豈不有焉乎？  
忽雖不得行，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行，衆  
若及獨能圖我。  
續按：及謂所  
從黨與也。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  
事，智人作內事，則其  
國理。續按：指管仲。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

何俊良評是  
叔真心

楊慎評鮑叔  
之可仰也。大  
匡之文文鮑  
者歟

也。摻，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  
黨與弱，故乃可圖。續按：指召忽。乃命車駕，鮑叔御。  
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  
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  
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  
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  
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  
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  
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  
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  
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從，小白者，  
不忍違者，臣故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  
相從，中心實疑。  
二十乘先，行塞道。續按：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  
必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

賴賦評此誓甚正矣

春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悉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居後。既不得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而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梅士享評桓公設無大慮。管仲終死。子糾可見其生不苟。朱長春評期王而勉伯著書者後曰君不能大性以小見仲王佐云爾。梅士享評必待桓公許相然後仲趨就相位可見其相不虛。

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亂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亂也。臣不敢。既不死。亂。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王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我將勉力而求霸王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王。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王。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

梅士宜許桓公欲先修兵管仲欲先厚人所謂人者合諸侯與齊而兼厚者也

朱長春評蕩船事國異人異年異自紀先立以下至後紀事多與左傳故別或曰起例載異聞也

兵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

兵自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

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

未盡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又告管仲曰。欲繕

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

船中。宋夫人左。傳作蔡。夫人蕩船而懼。公怒出之。

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

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

沈鼎新評修兵後用果可危

梅士宜評鮑叔啟君用夷

蔡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案齊

桓踐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

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弒。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

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

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

先。齊伐宋而魯救。柯既會之後。宋公怒歸告管仲曰。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

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

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民用。士所勸。外犯

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為義之士不入齊國。

君為不義。故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

吾之言此篇  
凡三見故知  
桓公之伯始  
終成之者鮑  
叔也

李泌評梁冰  
映人

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後之也。謂過常

賦稅公乃遂用以勇授祿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

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

智多誨智多則可。姑少昏其自及也。昏待也。待其鮑

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

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

既無有如我二人。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

不絕裝謂擧。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

趙用賢評義  
士歸方可強  
國

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

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若

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

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士之

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

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伐魯造於長

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朱長春評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言耶

柯濟評以小兵御多兵非計也

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我四年修兵同甲  
 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  
 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  
 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  
 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  
 曰以小兵而內失吾眾謂數搖動之則眾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  
 故設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續按言天下兵  
 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誑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  
 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魯請比於關內

黃震評委姪殫盡

何俊良評設慮遠到

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  
 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劔今而帶劔是  
 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請去  
 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  
 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  
 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  
 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  
 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  
 劔之為人也劔一作淶下同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

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春演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事

耶此以抽劍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為刺客。自昔未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胤。且會盟之役。禮擯資

揖讓登壇。劔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日請不帶劔。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

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莊公自懷劔。曹劔亦劔。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

懷劔踐壇。莊公抽劔。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

君前。左手舉劔。將戮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日。齊追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

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劔抽劔。當兩階之間。

日。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劔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

奇正評劫壇事殊異

所圖。今不當。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有進往也。

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

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

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

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

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則諸

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

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食於土。必勤於兵。勤

朱長春評大匡志匡君以匡天下為功初敘五年弗諫自用之弊一用仲而伯成以此分兩截應揚而大慮則事多并而仲功亦莽莽矣

程敏政評不  
說兵是至書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君從令。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

梅士享評以  
下節節收拾  
人心看袖施  
為真有包籠  
一世規模

朱養純評又  
囑以行夷吾  
之言是其成  
桓處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亾者，絕以小。小國之亾，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斬封亾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亾國，其若之何？春通絕以小言國小故亾。封亾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亾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葉水心評修政勸民規模自宏遠

沈維垣評厚禮與善不減王者

管子

卷七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

征。為賦祿之制。既已。管仲又請曰。問病臣。

病者。君當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

親。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

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

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

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

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凡諸侯之

楊忱評仲評  
臨數人如鑑

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重問之。以信其言。

信。驗其所諫。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

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賓胥無

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危傳以利。

性通敏。西屬金。其人剛。衛國之教。危傳以利。

果。兩因其地。而使其人。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春。通危。急也。急於傳

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

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

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也。績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魯邑之教。好

管子

卷七

十五



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季友之為人

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

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

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

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諸侯附狄人伐謂入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

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

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伐緣陵

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

甲及貨蓋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

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春通北州侯莫來

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

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以天

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

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今支國名下鳧之山斬

梅士亭評以天子令救伐以不聽令誅不救罰者無周以號召天下詐止樓諸侯以伐諸侯

會彥評文更捷滑

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

報所以

三國所以服大侯

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

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後故敗狄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甲及貨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鳧之山斬

孤竹孤竹國名。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

沈與新評是兵食而后加政得治原

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

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

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

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關。

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

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

朱養和評俱在盡倫上著精神

劉勰評罰不輕加

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

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

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

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

盡。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

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

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曰：從今以往二年

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况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

張曠評誅恃倫以示戒

管子 卷七 十七

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

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

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專兵車之會

六。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

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

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二

歲而稅一。率二歲而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

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

朱長春評敘事道古陸離有邁氣文兼子史之長太

者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識。音君臣之有善者。晏

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買

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官也隰朋為東國賓。胥無

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事職務故

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買近市。

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

以主從諸侯。欲通。欲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

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可當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一作委其食客與有司別契。別契

史公用其古法幹以驚雄以氣勢佐之別自成史體梅士享許明已已載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國茲復重出重治內也公子開李友蒙孫不重出輕外也

魏賦評待客  
之禮周悉愷  
至

管子 卷十

謂分別其契。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

經七日者。則囚其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貴吏。鞠劾其所以也。

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

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

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令鮑叔進大夫。勸

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令鮑叔進大夫。勸

國家。外進大夫。令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

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從。政治為次。而能理者。次上

郭丘城評有  
賞無罰大有  
權衡

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春通不發。是大徑大役。起訟

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

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

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

貴人之子。晏子。平。出不仕。處不華。無過失。而

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故為上。得二為次。得

三也。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

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

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故能多。

梅士享評孝  
弟為人之本  
貴人之子必  
聞之于父士  
則童而習之  
獨農工賈恐

管子 卷十 十九

其以力歛之  
之以見利遷  
之故教以應  
于父兄則為  
上舉不應于  
父兄則為首  
戮而老弟之  
義不待學按  
而與矣  
朱長春評國  
子斷獄只一  
句作不了語  
復入三大夫  
之舉因申三  
大夫之罪總  
歸君謂國子  
以完斷獄文  
局之奇後人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  
令高子進工  
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  
而從之也  
行此三者  
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  
令國子以情斷獄  
定罪罰者貴得其罪審演獄天下之命也君之威也  
于政為大于國為權政不可輕權不可移人命不可  
濫屬之上卿申之君命  
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有重之矣重乃可結  
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三大夫謂鮑叔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  
叔是子高子  
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  
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  
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  
進者君舉  
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  
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而驕  
凡三者有

不能亦多不  
解

張榜評數個  
無赦凜然

趙用賢評廉  
意廉察其意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  
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春通狹邪浪  
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仁交蕩比之匪人  
狹少年好飲食重交好則狹朋黨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  
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  
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  
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  
不能罰吏則苟免

而罪士也

管子 卷七  
而巳故不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朱長春評三  
大夫主進賞

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

仲命之德中

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按當人皆稱其賢而

刑也國子為

吏舉善者而舉不賞罰以其出于眾人同然也若吏

李去霸君命

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于人

之刑中德也

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

東國西土外

于一人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出

政其餘具上

與師俱師貴而上與君俱君貴而凡三者遇賊不死

七大夫政完

不知賊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

梅士享評涼

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

然親師之義

不臣不子也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

如揭日月以

犯罪者非以垂僻易義則以茲偽易祿也易祿可無

即不敦在三

之節而不敢

疆政教兩相  
成而禮法交  
相飭者也

斂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

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

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斂即奪奉

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春漢君天道也主

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申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

法之中而又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

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

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

朱養純評痛  
快暢絕

次第有脈絡有條理關鍵見德威之意焉見君相之

分焉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道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

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不識文體且

定凶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才。卽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奇。皆死。事讐。魏于心。而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庶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叛。紂以容小白。不得也。必日爲白也。容爲紂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鉤而志心中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又事之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內政於五。鄉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以其生用其亡而贖其死。天乎。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爲後世。貪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爲期。卒不期。而猶駭然。吾志其大。爲社稷。不可訓。可差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乎。仲欲用桓。務功而桓因以功之務而入。用之。桓實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各相提。以喪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魁。功之

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可。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揚慎評。讀大匡者。白其志。審其術。則夷吾如見也。文貌之。則惟大史公身貌之。則爲諸葛孔明。故後世之能讚大匡者。予以兩人獨矣。朱長春評。大匡與齊語爭工。敘辭絕不同。文體各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王之降也。世然也。醜醜卑卑。見世運。見文運。又評大匡。敘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才爲之也。要其博。大遭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長篇往。往承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倫次似錯非錯。關結似開非開。古人大文章時有之。兵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也。敘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見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失得順。文相敘。亦自合。爾。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所

管子卷第七  
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為後著也。最奇可說。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七終

管子卷第八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

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

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

梅士亭評  
公揚而有六  
慮于此見之  
信非夷吾莫



庸小自也

揚慎評以殺贖殺能禁民之犯死乎甲盾所生餘也幾失於國猶驅之鋒鏑也雖然猶愈於金贖多兵殺敵多金殺主伯國亦以不貪為寶也

管子

卷八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木可以為貨。破木成粟。

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入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

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

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

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

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

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

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安。卿

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

敵之。臣盡力故以危救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

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

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

王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

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

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劉勰評廢寧必先置利

沈氏新評仁義法三王桓已有卓見

楊慎評此萬世通病而得財尤甚

管子

卷八

李泌評尊禮之至

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隳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以尊，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

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

謂不辭而出，所以怒。

鮑叔隰朋趨

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

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

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

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

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

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為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

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

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

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

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

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

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春

長而后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

導引之使通調無沍闕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天心

于是佛逆德于是喪道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

朱養純評為身為國為天下為所以成信

周元會評國與天下又本于身

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亾國繼絕世起諸孤

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歛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

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慈濁困滯皆法

度不亡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

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

再舉下無再犯日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卑

卑熙熙鼓此為天下也春演旨哉本術乎禁樂去偷

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

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

身亂而天下治者也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

其用作入法耳。後法家乃多言鍾鼓不解于懸。窈窕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安人。主恣睢。謬哉。甚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不可反于岷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  
朱長春評大臣以經天下小臣以理一國中臣以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日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利次之內興利乃以禁倫持其心以為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張榜評管子生平作用盡在此不可不孰著  
朱長春評就齊管論次而

小更益之益無加焉其更鐵易金矣

楊忱評為君亦猶是此語可起九原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忠信可結於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諸侯。臣不如也。續按齊語諸侯作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始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

沈野新評提出先公社授是把柄

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

揚慎評「仲也施伯以為大尼父以為小其施受之異歟」

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狗於國，為羣臣僇。僇，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績按：一作非弊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相，以予齊。

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

笑其偽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修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

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

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

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

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春通得天失天。管鮑之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匡異傳。不可曰仲本圖。今

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

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本敗魯勝

朱養和評敘次法井然如

蘇軾評成敗俱歸矣

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春通願以顯其才。管仲而勤任之。以輔桓。勞來之勞。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績按言鮑叔知齊無

他讐。為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省。不俟。且以顯仲之功。則國衆必歸之。勤孜孜也。有得

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句是。假令

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况不耻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

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貳績按貳君。即前勞君謂使桓公思前唯不。鮑叔之知。不是失也。及此。圖必不失。

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各鮑叔夜而浴之。三。夜。謂除其

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誅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

趙汝師評言常人。有為國得成力者。功猶可貴。今叔為桓得生。仲功無以加矣。

揚慎評敘事無痕

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

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

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况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

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

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

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

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為戎車

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

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

張榜評問政處便得其要

葉水心評對語典册高文

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

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

國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者與之設法象

而為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

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勸之以慶賞糾之以

刑罰糞除其顛施顛謂高之頂人或不能墾闢施者所

其顛而除其旄春通糞除顛旄掃除賜予以鎮撫之

以為民終始績按設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

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與比校民之有道者必先設

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

朱長春評國語定民居兩見文錯出著書者為釐正合撮而先敘于成民事之上似有條趙用賢評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下四

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糾以刑罰于中又介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也終始猶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

句則商工農之鄉也

其

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其事亂也唯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

柯潛評言唯事亂故各有所處

管子

卷八

九



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必四

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閉燕萃共處。閉燕

謂學校。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

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

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

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

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為

田器。比耒耜穀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芟小於耒。比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

梅士亨評四民中獨農之子當為農下有稷野而不愚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一段以農本業也民

務本則巧倖遺。芟及寒擊彙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耨。耨謂復種。既已先雨芸耨。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鉞。右被曰挾。槍。耨也。刈。鎌也。耨。鉞

鉞也。鉞。以旦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鉞也。鉞。以旦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功。就功。役便事

而省別。苗莠列疏。邀。邀。密也。謂苗之疏密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蔣

苧與蒲。身服襪。襪。謂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

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

於農。下。又。出。一。段。文。始。

為本也。

而不愿不收農人之子。樸質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

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王者即所謂生故以

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能致粟

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春通語農列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為士故云野處而不曬有司

別作敬畏農而去其告罪則舛矣今夫工羣萃而

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

用論比計制續按齊語作論比協材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貴於完利相

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

高相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沈維垣評其心安焉上文法各異

劉繩評宛然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

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

也監視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輅一作輅以周

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春通羽旄竹箭齊所無也必買

而後奇恠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

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時齊語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

陳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朱養純評大  
四段只二語  
收於大味淵

張嶠評問修  
政是卓識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  
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

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衰差也政齊語作征春通次  
土宜農瘠土宜末閒燕宜士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  
父子常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  
則稟令而不惰續按齊語

當作政不旅舊則民不偷旅舊棄故舊不用如山澤  
旅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  
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

則民不惑惑齊語  
作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  
牛馬育過用謂之勞  
勞齊語作略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

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  
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

郭正域評列  
愛民之道甚  
悉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  
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

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  
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  
修舊宗則收散親

立無後則繼絕世  
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  
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  
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  
而不費用矣春通舉財長工

富之也陳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  
使民備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未同之以舉以長民

沈鼎新評容  
衆而令行正  
使民無決若  
欲安民速治  
必在于隱寓

乃開節。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加

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

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

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

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

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

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

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

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

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

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與言

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

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

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

罪。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

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

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

梅士享評作  
內政寓軍令  
因田獵通軍  
事真藏險于  
順伏不測于  
全靜之中

楊慎評此後  
語事精密讀  
之使人悚治  
如遊民安之  
國也  
梅士享評韓  
信多多益辨

只是部伍分明管仲什伍素分不待臨財取辨

梅士享評雖云卒伍而相保如父子兄弟故其疆無敵

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續按齊語政作正字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

李泌評借名極正

岳正評責在鄉師處次第條折

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管子大意全在定周室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續按此即參于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比  
 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  
 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公  
 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  
 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一作慎端慤以待時  
 使以慈善待時待可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  
 用之時而使之也

周元官三選 確然

梅士享評始而鄉長進之繼而官長選之終而公省參之故曰三選

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聽稱柄之言公宣問其鄉  
 里而有考驗宜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  
 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  
 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  
 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國語作設之以國家之  
 患而不救註云疾病也不病不能也春通退而察問  
 肉如月朧胸之胸謂之側匿猶縮懦也  
 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卿  
 大夫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高子國子退而修鄉  
 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即前一連  
 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

退而修里

即前四里為連

里退而修軌

即前十里為軌

軌退而修家

即前五家為軌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

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眾恥以為伍也

罷女無家

罷女猶罷士眾不娶

之故

士三出妻逐於境外

三出妻所謂士也周極三其德為政者之所忌故

逐於境外也

女三嫁入於春穀

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

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

家居則鄉善矣所謂家居治理可移於官是故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

梅士享評由鄉里而歸之家故其慕善也真由一朝而要之終歲故其計善也

長由議論而反之躬行故其修善也實

張榜評問五屬與問三鄉者一字不差

不嫌查復古文矜重如此

程敏政評又詳責五屬

議皆有終身之功

修政則人無苟且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

續按此即前五鄙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

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日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

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奉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

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蕪載評與前  
文無別正是  
古文妙處

管子  
馬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  
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  
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固以戰則疆封內  
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  
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

揚慎詩束矢  
贖罰古政如  
此以威天下  
亦猶行不忍  
人之政也徒  
以事論王伯  
何殊乎  
揚慎評觀美  
金惡金之鑄  
知管子以鐵

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  
鞞革二戟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鞞革重革當心著  
甲一戟輕罪贖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  
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  
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  
禁之三曰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擗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與鹽並重後  
世贖緩用白  
銀反爭言富  
國之非且不  
知強兵之術  
也可笑也

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

大諫所以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寧戚

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曹

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優尚處

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又游士八千

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

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

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

者而先攻之以政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

孔穎達評正  
意已伏于此

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

極聘類於諸侯類見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

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管子對

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

使有弊盡也後教之冥渠彌巨於河階渠彌於河階國語註頗明渠彌神海之

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教之立國城必綱山於有牢依山以為綱紀

而有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

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揚慎評必先  
及其侵地所  
謂賜小國地  
而後大國可

誅也將欲取必故與其斯術欺

沈鼎新評以不服天子為名便堂堂陣

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北。西至於濟，北至于海，東至于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

朱養純評南向北東西果所向無敵

楚山也。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縶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旃。

於隆嶽。周室有事，歸旃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

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

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柁，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

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

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

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

梅士享評管仲定周室功在首止首止之盟大匡小匡俱不載母乃忽乎曰非也欲易太子乃惠王隱謀管子不欲顯惠王之失故此篇兩曰定周室而終不言定周室者何事此管子之厚也

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醫醫所以蔽兵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醫言不用也發無弓服無矢發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謂爾伯舅母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張嶷評收拾功績甚壯

趙用賢評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至鬼神不享守龜不告之以吉凶反不如民間握粟以賈卜筮尚

為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已牂牁不庚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鳴臬豐庶神不格庶神不格則未敬其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

多靈驗也  
楊慎評後之  
假祥瑞以媚  
君者皆管子  
之罪人也

張榜評天威  
數語是其彈  
壓本根

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  
 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  
 乃可以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雒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今三祥未  
 見有者二三祥謂龜龍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  
 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  
 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  
 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  
 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蘇軾評此桓  
公善用仁術

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也馬牛選具選擇  
 其善者以成其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  
 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  
 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  
 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關  
 廐廐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  
 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

朱養和評依  
稀薄來厚往  
之意

劉魁評愛利  
信武是以服  
衆

管子 卷八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  
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  
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擗丘粉載而歸。垂橐言其空也。擗收拾也。故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  
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  
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  
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  
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

而不正。壙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税。以為諸侯之利。諸

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

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

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

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

人。皆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

稱士享評衛  
戎狄之地以  
禁暴于諸侯  
衛諸夏之地  
以示勸于中  
國皆所以安  
周也故曰寢  
武事行文道  
以朝天子又  
曰朝服以濟  
河又曰以遂  
文武之迹于  
天下而管仲  
之功不在齊

管子 卷八



周元會評三邪原不可而仲以為非急正善誘君處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子大夫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與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自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

揚慎評離病立方就讓成任此大機大用非當時說士所能望其項者也

姚樞評薦舉得其人

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透隨不。斷優則亾。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馬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馬曹孫宿之為人。小廉而苛快。音逝。苛密快。察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

管子

卷八

二十四

吾正評見仲父和表相濟

績按大臣作博于教而又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苛微細也。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遊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朱長春評重言易見三者可無不可先秦法家之士政為此說故據桓公之短而自文其毒至二世而行亦二世敗而驗猶天之有造于世不然宇宙皆糜爛萬古為長久

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春演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方士夸言傳會神仙家佞主者太史公博摭異記以實其書因傳焉亦不知助出何籍據此中入小匡添益本語故文明此亦采本也政未必信即信者齊實有岱而封且仲諍之况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抗天子不諄乎無廷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符請隧殺矣聖人何以一正干譎嘉敘焚丘而諱河陽也著書者弱文而昧于義以是借飾為仲美平不知其仲詬也一匡匡王耳君無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為轉移何居而口舌爭于一



且。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  
匡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關

內言四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八終

寬政庚申

管子卷第八終

